

华侨与文化

刘士木编

南洋编译社刊行

民国二十九年

◀ 南洋小叢書 ▶

華僑與文化

劉士木編

韓槐準先生贈

南洋編譯社刊行

滿江紅

小華

暹羅宋卡，舊爲吳王都邑，濱海築一堅城，事變景遷，近已拆卸殆盡，僅面海一門。月前與雨霖、幼青、子珊諸子入宋，對此遺蹟，不禁油然而生黍離之感也。

少駐行程，孤城外淒涼風色。休重問，隋堤楊柳，漢家宮闕。
麋鹿姑胥成廢苑，鷓鴣亭下埋荒碣。看當時，王謝舊池臺，
同衰歇。

王氣盡，霸圖滅。滄桑恨，何堪說。歎關河零落，金甌殘缺。啼
鴉魂驚三月夢，秋濤怒捲千堆雪。剩女牆伊黯泣斜陽，聲
嗚咽。

序

溯吾國吾僑與南洋之關係，久且遠矣。稽諸載籍，上達周秦。隋唐而還，交通益頻，奉貢藩屬，無慮數十，降自有明，吾僑先賢之稱雄海外者，比比是焉。乃時過境遷，輓近之南洋，已非往日之世界，甚或至於不容托足糊口者，亦有之。是豈先人貽謀之不周，抑或後人守成之不肖乎？竊思之，重有感焉！夫發明指南鍼者，爲吾祖先，而利用之以首創環遊世界之記錄者，麥哲倫也；發明火藥者，爲吾祖先，而今以軍火稱霸，爭爲長雄者，中國不與也；梯山航海，履險冒瘴，殖炎徼，播文化者，亦吾祖先也，乃今日不特統治之者爲外人，即發揚吾祖先之豐功偉業者，亦爲外人，而吾僑不肖華胄，其均袖手若吾人素所輕視之雕題黑齒，任人越俎代庖，爲吾長此研究乎？是固有識之士，皆曰不可者。然則胡爲不研究也？曰人才缺乏也，致每有組織，輒空雷不雨。然竊嘗邀諸學者，發起組織學會，切磋探討，並擬

編印刊物，以供觀摩，顧綿力微薄，謀謀乖方，致知難戛止於邇，復進行擱淺於星，其伊誰之過？其吾僑賢不努力文化，贊助研究乎？似又不然。不觀夫打秋風於頭家，營漁利爲目的之巨著，乃光怪陸離，層出不窮，某某概覽也，某某人物志也，皆不脛而入僑賢人物之門，而編著者紅包到手，躊躇志滿，笑逐顏開，皆大歡喜，相顧言曰：『爾吾均爲南洋文化努力也！』洵若是乎？余聞而大愧，眼固不紅而顏實赤，努力文化，此之謂歟？吾僑寒士，天生傲骨，如此致力南洋文化事業，吾其無緣矣！老友張禮千先生，余星洲切磋研究之同志也，於馬來亞史地植物，有獨到心得，其鼓吹研究南洋文化之論鐸，散見報章者尤多。檳城劉士木先生集而刊行之，以爲宣傳提倡之借箸。劉先生熱心南洋文化事業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僑賢稱許，士林推崇，今得其登高一呼，萬山響應，固意中事耳。余固喜而序之。詩云：『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』吾道其不孤乎！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許雲樵序於星洲寓次。

目次

許雲樵先生序·····	一
華僑與文化·····	一
有關南洋問題的著述·····	八
南洋古史研究之重要·····	一五

本書著者譯著其他書目

書名	出版處
英屬馬來亞地理	香港商務印書館
馬來亞歷史概要	同上
馬來亞華校會考算學試題詳解	新嘉坡中華書局
馬來亞史地補充讀本	同上
新嘉坡開闢偉人雷佛士傳	檳城周滿堂紀念委員會
馬來亞農業大綱	同上
華僑學校算學教科書	僑務委員會出版處
實用遊戲數學	上海商務印書館
南洋果品志	出版處未定

華僑與文化

世之學者，其不欲治南洋史地則已，苟欲治南洋史地，則非於吾國古籍中求之不可，此事已成公論，非故爲誇大之詞也。誠以吾國古代，關於紀載南洋史地、物產、風俗、人情之書籍，豐富詳博，世無倫比。其最膾炙人口而爲世人所稱道者，則有唐賈耽之皇華四達記（全書已佚。幸新唐史地理志中有入四夷路程一文，已經法國名宿沙畹 Chavannes 及伯希和 Pelliot 等詳爲考訂）宋周去非之嶺外代答，趙汝适之諸番誌，元汪大淵之島夷志略，明馬歡之瀛涯勝覽，費信之星槎勝覽，清乾隆時謝清高之海錄，其最著者也。其次，吾國正史之中，自漢書以至明史，對於南洋各國亦均有詳略不同，錯綜紛紜之記載。而王欽石等之冊府元龜，李昉等之太平御覽，馬端臨之文獻通考，徐松之宋會要，陳夢雷等之古今圖書集成，在此等大部叢書之中，網羅南洋材料，尤爲宏博。此外如法顯義

淨等高僧所著之行傳行記，亦具有無上之價值，西方漢學專家視上述書籍有如珍寶，惟日孜孜，窮力探討。一名之考覈費時累月，一物之訂正審核周詳，如美雅斯 Mayers，菲力伯斯 Philipps，克倫威爾 Creneveldt，史雷格爾 Schlegel，達溫大克 Duyvendak，及伯希和等，對於瀛涯勝覽之考訂，允推精謹。夏德 Hirth 與洛克希爾 Beckhill 則將諸番志譯爲英文，流傳甚廣。費瑯 Ferrand，戈台司 Coodes，克洛姆 Krom，孚格耳 Vogel 及布拉丁 Blagden 等，則對於三佛齊、滿者伯夷等南海大國，憑中國及其他各國之記載，加以深刻綜合之研究，故數十年前世人所謂無史之南洋一變而爲有史，所謂蠻夷之民族一變而爲文明。是固誰之功歟？設無吾國之典籍供西方學者之研究，則今日之南洋，世人仍將視爲榛榛狉狉之南洋也。然則吾國文化對於南洋有至高至偉之貢獻。世之學者，誰敢加以否認乎？吾國馮子衡（承鈞）先生，年來將法國漢學專家所著有關於南洋史地之書籍翻爲漢文，嘉惠後學，有功文化，尤足爲吾人所欣感焉。

十九世紀之初，西人勢力深入南洋以後，土地之荒蕪如故，政治之修明異昔，於是八閩百粵之同胞，踵趾相接，紛紛南進。變童山濯濯，悉成椰林橡樹之園，啓地下祕藏，竭盡利用厚生之道，遂蔚成南洋今日之大觀。今日之繁榮，設非吾僑胞之力，曷克臻此？故拉愛脫 Light 之贊華僑也，謂爲在馬來半島中最有價值之居民矣。克洛福特 Crawford 之向孟加拉 Bengal 英政府報告也，謂華僑不但其數衆多，且極勤奮，實爲亞洲民族中出類拔萃之部份。更謂半島富源，悉由華僑開發，其重要或僅亞於歐人矣。牛包特 Newbold，瑞天咸 Shettenham 及羅嘉斯等亦莫不盛稱華僑，有功開發。但西人贊美之言，均偏於勞力實業，而於吾僑目前之學術文化則絕無一詞。吾不知宅居於東經九十五度至一百三十度，北緯二十度至南緯十度間之百萬僑胞，對此將作何感想耶？吾人一思已往，則吾國對於南洋文化貢獻之偉大已如上述。默察現在，則各地僑胞尙無研究南洋文化純粹學術機關之設立。考慮未來，民族競爭之心，或將愈趨愈烈，有

經濟而無學術，等於有肉無骨。有經濟兼有學術，始可以圖存久遠。印度雖亡於英，因出一蒲奢波（爲世界著名之物理學家兼植物學家）而受人重視，希特勒發奮圖強，限人民每日須有十四小時之工作，吾國在抗戰期間，而戲場酒館仍滿坑滿谷。民族無學術之陶冶，則行爲思想處處發生矛盾，民族無文化之涵養，則志氣不堅，常見利而忘義。夫抗戰足以救國家於滅亡，學術足以隆民族之地位，凡我僑胞均知抗戰必勝，既勝之後，僑胞地位當可提高。但表面上之提高不能持久。惟實際上之提高，始能受人永久尊視。故吾人爲保持過去南洋文化之光榮計，爲現在激勵志氣提高民族地位計，爲將來永久圖存前途發展計，實有設立一研究南洋文化純粹學術機關之必要焉。非然者，上不足以對地下之先哲，中不足以對自己之立場，下不足以爲後人之模範也。

荷蘭統治東印度羣島，即在吧城有皇家亞學洲會之設立，法國兼併越南以後，亦在河內 Hanoi 創立遠東學院 *Liecoie Francaised, Extreme-Orient*

英國獲有馬來亞，亦在星洲分設皇家亞洲學會，茲三大學術機關，各聚集若干專家，從事研究各地之宗教語言風俗歷史，有所得，即發爲宏博精擘之論文，公之於世。爲政者閱之，足備治民之參攷，爲學者閱之，可獲高深之智識，故此三大學術機關，現已成爲研究南洋文化之權威矣。日本在南洋雖無公開完備之學術機關，但在台灣與國內，則特多南洋協會一類之設立，吾人一觀日本出版有關南洋之書籍，應有盡有，即此已可見日人對於南洋文化之努力矣。惟日人所著南洋書籍有一特殊之點，而爲任何國家所無者，即對施治之白人竭力抨擊，對受治之土人鼓吹提攜。對寄居之僑胞，隱善揚惡。一言蔽之，於日人所著南洋之書中，未免含有挑撥民族之意味也。吾嘗讀語非律濱一書矣，則於松井石根（即滬戰中之敵司令）之序言中，已明示白人應回返歐美之意，吾嘗閱語爪哇一書矣，則著者攻擊荷人體無完膚，煽惑土人無微不至。吾嘗閱室伏高信之南進論矣，其對於英人之批評苛刻備至。日人著書究何爲而如是耶？則吾國劉

士木先生早將日人之野心完全揭發，蓋其一貫之道，即欲達到其南進之政策，希冀奪取白人今日之地位也。日人埋頭苦幹耐勞奮鬥之精神，吾人未始不可取法。但此種含有侵略性之文字，則吾人就學術之立場，爲民族之光榮，應一致摒棄。吾常迴思英國生物學泰斗華雷斯 Wallace 之言矣：『野蠻人之文明，有時遠勝於文明人之文明，而文明人之野蠻，有時更甚於野蠻人之野蠻。』日人薰陶於侵略性文化之中，孕育於褊激狹隘觀念之內，遂演成今日窮兇極惡之舉，國家信譽，一掃而空，仁義道德，付諸大海，日人其殆成爲文明人中之野蠻者乎？吾國夙稱禮義之邦，和平之國，而僑胞之寄居於南洋者，亦咸能奉公守法，各本其業，無政治之野心，握經濟之實權，其所認爲美中不足，深感缺憾者，即無純粹學術之機關，供專家學者之研究耳。吾深望目光遠大有志於南洋文化之僑胞，集一定之款項，聘三五之專家，孜孜矻矻，盡瘁於斯，則吾知經過相當時期以後，必有相當之成績，以供獻於僑胞之前也。南洋天氣雖極炎熱，而環境堪稱

幽靜，西文參攷之書應有盡有，足資鑽研之料，予取予求，吾人窮歷史（包括人種考古）之學，則對於民族變遷演進之象，悉知底蘊，因果得失之理，洞見癥結，吾人治生物（包括動物、植物）之學，則可地盡其利，物盡其用，吾人探地質（包括地文、地理）之學，則山川險阻，瞭然於胸，地下富藏，任憑汲取。總之，吾人精研自然之科學，則可爲利用厚生之供獻，卽窮究社會之科學，亦可達修己治人之功效。設僑胞一如往昔，不從學術方面努力注意，一任其自消自長，自生自滅，則將不免永居人下，終爲次等之角色耳。吾人須知有獨立之學術，始有獨立之精神，吾切望僑胞之能三復斯言也。

陳嘉庚胡文虎兩先生，均爲吾僑偉大之領袖，其急公仗義之誠，樂善好施之念，舉世景仰，萬方欽佩。惟其所辦之文化事業，祇囿於學校與報館。夫學校（就目前所有之華校而言）與報館，祇能爲推動文化之利器，殊不足以負學術研究之責任。吾亟盼兩先生於公餘之暇，默察吾僑之過去現在未來之種種

事象，則可知純學術機關之急應設立，其重要實不亞於輸財救國也。吾謹以南
通張季直先生之名言，以結束吾言不盡意之短文。曰：『有禮教有學問之國，即
亡亦必能復興，』旨哉斯言，吾渴望讀斯文之讀者，深味此言之含有無限情緒
與悠遠之意義也。
(星洲日報廿八年一月元旦號)

有關南洋問題的著述

張禮千先生，係前新嘉坡華僑中華學校校長，現寓本嶼，專心著述，已譯成二十萬言之
雷佛士傳，並正從事翻譯馬來亞之農業一書，本文係五月廿七日（星期六）在鍾靈中學
之講詞，（該校於每星期六例請教職員及外界名人演講）聞見博洽，足見其平日用功之
深也。

——編者——

兄弟同教育界脫離關係爲時已久，所以登壇演講一事，六七年從沒有表
演過，今天承貴校陳校長不棄，邀兄弟同諸位談談南洋文化，使我重彈舊調，我

心裏實在非常感激。不過第一因時間匆促，第二因兄弟對於南洋文化所知的是一些皮毛，恐怕沒有好的資料貢獻給諸位。現在我要講的是介紹幾種中國和英國的關於南洋的名著給諸位聽。我們中國同南洋的關係大家都知道很古很古的事。漢朝平帝的時候，就是王莽當權的時候，中國的使臣已經到過馬六甲海峽，在漢書地理志裏面有一個地名叫做皮宗的，就是現在馬來半島的柔佛西岸的 *Pulau Pisang*。三國時候的孫權，也派了幾個使臣到南洋來，據說他們到過柔佛婆羅洲勿里洞等地方，晉朝的高僧法顯曾經在蘇門答臘島住過幾個月，他做的佛國記，早由英國的漢學大家 *Giles* 譯成英文，這一位先生在我們中國的上海同寧波做過副領事二十餘年，卸職回國後，充當倫敦劍橋大學的漢文教授，這裏八九號位的英文學校學生所考的中文題目，都是他一手出的，在四年前他去世了，六朝的時候，有一個狼牙修國到中國進貢，這個古國就在檳榔嶼的對面，諸位想想看是什麼地方？隋煬帝也曾經派了幾個使臣

到赤土國，這個國家也在馬來半島上，大概在吉蘭丹以北，唐朝的高僧義淨到過吉打。自此以後，中國同南洋的關係更加密切了，來來往往的同胞也更加多了，所以在十二世紀的初年，周去非就著了一部嶺外代答。後一百年趙汝适做了一部諸番志。元朝的時候，有一位商人名字叫做汪大淵的，往來中國海和印度洋裏有好幾次，他做了一部島夷志略。馬歡是三保太監下西洋時的祕書，他做了一部瀛涯勝覽。因為我們中國和南洋發生關係，是這樣的長久，所以關於南洋的書籍真是車載斗量，不可勝數，不過方纔說的四種是最普通而且最有名的，所以我特別把他提出來告訴諸位。這四部書裏面所載的都是南洋各國的地理、歷史、風俗、物產。西洋人要研究十六世紀以前的南洋，一定要參考這幾本書，因此這四部書都有英文譯本或法文譯本，可是我們自己的同胞，對此重要的著作，反沒有多大的注意，這實在是我們放棄自己應盡的責任。我記得貴校有一位同學，曾經做了一篇吉蘭丹的概況，他說有一個中國航海家名字叫